

滩涂，是茫茫黄海赐给南通、盐城人一望无垠的宝地。滩涂由两大块组成，涨潮不漫为滩，反之则为涂。滩涂看上去一毛不拔，可在它的表层下面，却生活着三种名气很响的贝类，人称滩涂三宝：蛙、蛤蜊和欢子。

蛙

蛙生活在涂区内。涂区内沟岔纵横交错，在这些涨潮漫入海中、落潮露出水面的沟沟岔岔中，生活着被称为滩涂“第一美味”的蛙。

滩涂上的蛙大小适中，把勾出来的蛙洗净，然后下锅加水烧透，就露出壳里雪白的肉子，形状恰似人样，故又称“美人蛙”。此时，你只要加些调料，便可美餐一顿。

勾蛙技术性很强，不是你想勾就能勾到的。记得儿时随大人勾蛙，只见他们三划两绕，竹篮子里就满满一下子，等到涨潮，我才好不容易勾上十来条，还全是破的。勾蛙的勾子是根据蛙眼子专门设计的呈45度锐角状，两侧分开，似毒蛇的两颗门牙。勾蛙首先要找蛙眼子，在哪光滑滑的沟边上，要想发现蛙眼子还真的不是易事，有经验的勾蛙人总是能找到不易被发现隐藏得很巧妙的蛙眼子，然后一举勾出。原来，那蛙眼子就像微型电器的插座，两个眼子很小，正好维持蛙的呼吸。蛙在呼吸过程中排出废物，就像人的眼屎粘在眼角一样，那废物就粘在蛙眼上。有经验的勾蛙人只要看到那与其他地方不同的“眼样”，就立即能判断出那是一个蛙眼。这时，只要把勾子顺着蛙眼轻轻地插入，然后轻轻一转，待勾“抓”住蛙儿，就势拉出，一只肥嘟嘟的“美人蛙”就被勾了出来。

蛤蜊

蛤蜊与文蛤不一样，一般来说，文蛤多产于东台、启

滩涂三宝

李志勇

东一带的滩涂上，而蛤蜊则是盐城滩涂的特产。文蛤的壳被用来制作“歪歪油”，那是一种十分经济便宜的“化妆品”，可以治好手脚上的冻疮口子。而蛤蜊的壳却被人们粉碎后制作猪和鱼虾蟹类的饲料，这种含有丰富的钙质的饲料不仅猪子肯吃，而且多长度肉，生长期还能大大提前。

挖蛤蜊这活计相对于勾蛙来说，要容易一点。一来，蛤蜊的地域分布不像蛙那样有很强的局限性，只要落潮，在那广袤的涂域内，到处都隐藏着蛤蜊，就像一座乱坟岗到处都竖着坟头一样。不过，乱坟岗的坟头是清清楚楚地露出地面，而滩涂上的蛤蜊却埋在沙里，没有经验，你要想吃着它还不能算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挖蛤蜊，顾名思义那肯定是不少了一把锹。蛤蜊锹跟我们平时使用的大锹不一样，我们这儿的大锹有两种，一种是“本地锹”，平口；一种是“海门锹”，圆口，这种锹是随着海门的移民一起来到盐城的。而“蛤蜊锹”就像“海门锹”，不过比“海门锹”要小得多，整个重量也轻得多。挖蛤蜊就是拿着一把蛤蜊锹，背着一只竹篓，在那漫无边际的滩涂上寻找“猎物”。有经验的挖蛤人，能做到“眼睛看着，手里忙着，脚底踩着”。所谓“眼睛看着”，就是凭着一双眼

睛，就能看到蛤蜊藏身的地方，只要让蛤蜊锹沿着一块稍高一点的小沙丘挖下去，一只肥蛤就会手到擒来。所谓“手里忙着”就是不断地摆弄蛤蜊锹，使眼睛同时形成“连锁作业”。碰到那些挖蛤老手，你会对那“眼手配合”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所谓“脚底踩着”就是指的那些有经验的挖蛤人能凭自己的“脚底感觉”，判断出他走过的地方哪里有蛤，哪里没蛤。当然了，这样的挖蛤人，那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炼成的，非是老道的赶海人不可。

欢子

阳春三月，滩涂上的欢子肥了，肥得让人“夸你的筷子也不肯丢手”。每到三月前后，市场上的欢子十分抢手，这时你随便走到哪家，都会闻到那欢子汤的鲜美。

欢子相对于蛙和蛤蜊来说“档次”要低一些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弄欢子的“手段”也相对简单一些，完全没有必要让那些勾子、锹来充当你的“助手”。弄欢子最好的办法就是“晃”。所谓“晃”，就是岔开两腿，双脚之间约一尺距离。然后你就开始抖动你的双腿，晃着晃着，脚下的沙子开始流动，晃着晃着，你周围约十几平米面积的沙层就汇聚成沙流，就像小溪的流水一样，顺着你双脚晃成的塘，潺潺地流了进去。这时，你会发现，白晃晃的欢子就像一个个银光闪闪的元宝，躺在在沙面上，等着你去拾掇。

晃欢子要经受两个考验：一个是要不怕寒冷，早春二月，寒寒料峭，你只有使劲的晃，才会晃出果实晃出热和汗水；二个是要选滩地，尽量选择那些没人晃过的滩面。如果满滩一捆柴或瞎子吃肥肉，块块是好的，那就只能是事倍功半，晃了半天，却所得无几。



后羿公园 王万舜 摄

藏在心目中的骄傲

周正玉

那一束红色风信子斜倚在窗边，温暖了阳光，陪伴着夕阳，年复一年。

我同那扇木门并排立着，没有接着，盯着对面那人皮鞋旁的烟头。那位已过不惑之年的人略显啰嗦的声音在我耳旁响起。

“每次上课，我们都很激动，老师们温文尔雅，我们一群小孩不管多远遇见老师们，打内心都想喊一声‘老师好’，然而对于老校长，就大不相同了。”稍显窘迫的声音吞吞吐吐地，“老校长整天板着脸，抓纪律一天比一天紧，我们这些学生恨不得绕着走，还给老校长起了个外号，叫‘老、老、癞头’。”把这句话抛出来后，那男人如释重负吐了口气，拭了拭鼻子上的汗。

这都什么人啊，这么说我爷爷？我低着头，腹诽道。原先眯着眼睛在摇椅上的爷爷也吹胡子瞪眼睛，嘟囔了声“小兔崽子”。

我又开始等待面前这位略显老态的男人，等待他的回忆。

“一听您老人家说‘小兔崽子’，我倒又想起了，当年我爹外出打工落得残疾回来，为给爹治病家里落得穷当当，整个担子就落到了我妈一人身上了，我本想不读书了，回去帮村家里把日子向前过过，读书这种好差事就留给子孙后代去吧！未曾想，就在我收拾包准备回家的时候，竟然有人愿意资助我家，又是送粮又是送钱的，要不是那天王老师说我怕是一……”男人有点哽咽，站在爷爷面前还像个小学生，微微低着头。

你以为我爷爷是老古董呢，不近人情似的，闲暇时把

爷爷当玩笑，翻翻旧账，取笑几声罢了。我用脚踢了一下前面的小泥土堆，心中益发不满。

爷爷倏地开了口，黑着脸补充道：“你特地拦着我道谢，还喊我爷爷，老子我那年才四十五岁，哼，小兔崽子。”我不禁失笑。

男人赶紧把话岔了过去，正了正脸色，说：“我最后悔的便是上学期间没有给您送过花，宅子后面明明长着一块风信子，我愣是一次没有送过。您后来还让我做升旗手，我们一家子都来看了，那一天我比过春节还开心……”爷爷见他讲得很起劲儿，默念道：“你不是叫‘方向’嘛，我当时那么做就是不想让你人生走偏。”

太阳西下，男人才结束了谈话，连连谢绝了爷爷的挽留，留下了那束红红的风信子，衬着天边的晚霞，如火如荼一般。

这位先生每年都来拜访爷爷，每次带来一束红色风信子。事业有成的他，为答谢心中缺憾，捐赠给原来爷爷做校长的那所学校一笔资金，新建了一幢教学楼，取名“希望”。

他走时会向爷爷深深鞠一躬，以表心中的感谢之情。我也向他鞠一躬，敬那些存有学有所成、心存感恩之心的有情有义之人。

我更要向爷爷鞠一躬，敬像我爷爷这样默默无闻、乐于助人的人，支撑着各条战线的无数人拼搏奋斗不已，成为我心目中的那丝骄傲。

太阳初起，风信子上带着清晨的露珠，犹像一面红色的国旗从东方冉冉升起。

陪老母唠嗑

张建忠

母亲今年72岁，身体还好。由于家里兄弟姐妹多，小时候她没有上过一天学。平素不像我辈老人，既不会打麻将，又不会看纸牌，却一时也闲不住，一天不做农活觉得浑身疼。要说，她老人家唯一的爱好，那就是“爱唠嗑”。

父亲去世后的一些日子，母亲变得更加沉默寡言，经常搬一张凳子坐在家门口发呆。我知道，她是在思念父亲。妻子发现这一情况后，找来邻居轮流陪母亲唠嗑，打发她寂寞的时光。我只要一回家或者带母亲到县城来，总是要陪她老人家唠半天嗑。

有一次，她给我们讲述父亲年轻时候如何辛辛苦苦挣钱养家的故事，并教育我要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尤其是她给我们讲父亲当年“上河工”挑泥的往事，让人潸然泪下。那时候，我母亲才生下我大妹妹，父亲到盐城（现在的盐都区）“上河工”三个多月没有时间回家，也没有电话联系。有一天晚上，父亲思念母亲、我和我大妹，等晚上放工时候，借了一辆自行车骑了三个多小时才到家，第二天早上为了上工不迟到，早上四点多钟就出发了。母亲讲到这个故事时，禁不住老泪纵横，我则在一旁陪着母亲淌眼泪。

母亲为人厚道，忠诚老实，她与我唠嗑时经常灌输这样的一个人理念，就是做人不但要孝敬老人，而且也要善待亲人，为人处世，要让别人尊重你，你得首先尊重

冬日散章

鲁声娜

假日午后，驱车前往后羿公园。半年未往，有些惦念。公园里少有人行。风劲，素波漾，叶翻飞。银杏黄，乌柏红，意杨枝瘦。是深秋初冬凋而未败的景象。公园建好十余年了吧，先移来的树木四围支撑物已撤除，它们似已与立足的土地自然融为一体。

忽发现，对面僻径深处过来一个人，太空漫步那样缓缓轻飘且规则机械地走，那步态，在这清寂的园子里，使我不由大骇，简直以为误入幻梦。木然中他已近在身侧了，奇怪的他停下了步伐，暗格棉布帽子下脖颈亦被一同包裹，裸露的一小块面容竟满浮笑意。怪人摘下了帽子，方识得是已退职的L。暗暗松了一口气。

相互问候罢，他自述患肺癌已四年，放化疗加日日这样子走步，六公分的瘤已消失。年已六十，面颊红润，看着气色挺好。告别后，他背向我们立定路中，几次缓缓深长调息后，又以之前那怪异的太空步继续向前行进。不免有一番感叹，叹人生无常，叹他与疾病抗争之路怎样坎坷艰辛，叹他活的更应是心态与意志。

归鸟欢噪于寒林时，驾车返。深红色大太阳刚刚沉入地平线余晖尚未尽收，大又白的月，已升起在东边天空。

二

睡早，便也醒得早。附近初中校喧闹的晨曲歌下之后，鸽子方开始咕咕咕，白头鸭、麻雀依然一无动静，夜长昼短，它们都还在梦里吧。同往千鹤湖。路上，各种车的声音汇成一股看不见的强劲的生命流的流，似也被裹挟其中身不由己般一同向前。

湖边则是清静。红日初升，天边是好看的嫣红色，又一个朗晴天气。欢喜于拍得俏立枝梢的喜鹊，湖上惊走的水禽，飞跃后留下的涡纹。拿手机的手却觉得冷，终究已是冬天。公园洒水车在工作，坐在露天水箱上的工人两腿随意交叠着仿佛很闲适，双臂则用力半举起粗大的水管，白色水雾从管中喷出，洒向路边一棵又一棵树木。看他这样子，好像还挺享受的呢，身边人猜测道。随遇而安，未尝不是一种境界。

三

我的菊也在开花。移来后第三次开花。朵朵金灿灿的花儿倚栏层层舒展，兀自清艳。今年花枝不及岁多，许国没有及时扦插而影响了繁衍。去年的菊留给记忆仍在，多是沐着阳光或缀着水滴的记忆，因我爱在这样的时刻去亲近欣赏它们。

阳光或雨光，总能赋予花以特别的美。今年秋冬雨水更少兼日头南移，阳光只每天中午惠及它们一小会儿。没有日光或雨光的映衬激发，花儿即使盛绽，似也缺些灵性少些神采。这样的花，每叫我很不安恰地想起宝玉的譬喻：死珠，鱼眼睛。

宝玉说的是女人。“女孩儿未出嫁，是颗无价之宝珠；出了嫁，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，虽是颗珠子，却没有光彩宝色，是颗死珠了；再老了，更变的不是珠子，竟是鱼眼睛了。”宝玉注定只能活在青春时，自己不能老，周围人尤其女人更不能，他不知道有些人是可以越活越湿润的。实际上我的菊即使不在光中也不至于就成了死珠或鱼眼睛。花开，本就自带了光芒，阳光、雨水之于花，则犹如爱之于人，宝贵并奢侈。

老来更觉夕阳美

江正

年复一年，在不知不觉间，我们变老了。有时会暗自感叹岁月匆匆。

其实谁都知道，老是人生必然。这是抵挡不住的规律，从道理上讲无需感伤。真的老了，我们又怎能奈何于它？我还还是坦然面对更好。如果能够捕捉住这人生夕阳美景，就不愧是个睿智老人。

写过散文名篇《背影》的朱自清先生，有这样的诗句：“但得夕阳无限好，何须惆怅近黄昏。”我在进入老年之后，常常在心中吟哦，并在体悟中领略美好。这老年的景致呀，虽说没有朝霞绚丽，却有着深沉的亮色。老年自有老年的风景，心境似冬白天雪宁静，欲望像夏天雷雨闪过，生活犹春天草木平常。我想这就是来自清先生说的夕阳无限好。

当然，老年人也并非生来就这样豁达，由于有过磨难才更淡定，由于经过艰苦才更知足，由于受过饥寒才更节俭。老年人的开阔心胸就是这样慢慢炼成的。如同经霜的枫叶，在人生的园林里，别有一番独特风骨。

大多数老年人，不想求人赞美，只望有人理解；不想再被折腾，只望得到爱护；不想拖累别人，只想平静度日；不想光图享受，只想厚待余生……这人生的夕阳啊，真的很美很好。

射阳河闸的灯光

李健

前两天，晨练时到了射阳河闸管理处的活动场地，看到池塘里有只小船。工人正在池中石壁上进行彩灯施工，知道我要摄像留影，工人将灯全部开通，让我拍摄，我当时就发到朋友圈，配了一段话：水波荡漾灯闪亮，射阳河闸好风光。谁抛彩灯落水中，请看船上一巧工。

射阳河闸这次维修工程已历时半年，作为河闸的配套——公园亮化工程正紧张施工。这璀璨夺目的彩灯错落有致地散落在公园的草坪、池塘、亭台旁，让人目不暇接，心生慨叹。

上世纪的1957年，我从滨海县来到射阳河闸北首的海通镇大虞基庄围西，这里原来是实业保安队的居住地。每到晚上，看到南方不远的地方亮起一排排星星般的灯光。亲戚告诉我，那就是射阳大闸的灯光。七、八岁的小孩，真想到闸上一睹为快，可父母哪敢让我们去。直到我上海通高小五年级，才有机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到闸上参观。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在校文辅导时说，今天天气不怎么晴朗，你们在写的时候不要照搬人家写过的什么阳光明媚、天空万里无云。看到多云就写多云，风大风小也写出你真实感觉。老师的话让我知道，写作文讲究真实，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。然而，上课是白天，并不能看到晚上开灯的璀璨的样子。

又过了两年，我上初中住了校，才与一位姓徐的同学在晚饭后到闸上逛逛。灯是亮了，却由于离得太近，没有了我在家远望的那种缥缈的感觉。好在我们能在闸首的灯下看看书、聊聊天。在这明亮的河闸灯光下，我们一起欣赏初三语文老师顾海明的诗歌《共青桥》：共青桥头千树绿，桐花初放一点红。几时渔歌飞出海，九曲阳河化彩虹。

2020年的元旦，半封闭的河闸共青桥终于可以通轿车了。据说方便大众春节前后的出行。这可乐坏了闸南北两边的人们，上班将汽车停在闸南，下车步行的日子结束了。商贩绕路到县城拿货的，赶早路过大闸，闸灯为他们照亮行程。尤其是接送孩子上放学的人们，喜悦之情更是溢于言表。这时，河闸的灯光简直不是普通的灯光，而是升华为一种给人们带来幸福的不灭的神火。